

# 清华大学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研究动态

总字56期

2001年3月3日

\*\*\*\*\*

## 中国就业结构偏差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前景

潘文卿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 一、农民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

在中国步入21世纪之后，人们将更多的注意力投到了中国的“三农”问题上，这不仅是因为“三农”问题一直是中国经济的基本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基本的难题。尤其是中国在新的千年中面临增长、就业及入世等多重挑战下，“三农”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所必须解开的的一个“结”，因为中国经济的增长需要国内9亿广大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支撑，中国就业最主要的难点在于如何解决庞大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而入世后最直接的冲击对象又是中国基础薄弱的农业以及收入低下的农民。

目前农村大多数劳动力仍然从事农业，收入的源泉也主要是农业活动。在中国农业受人多地少之困的基本格局下，规模化、产业化经营难以展开；同时，在农产品生产成本高出国际平均水平而中国又即将入世的前提下，即使扩大农业产量也无法使农民收入有较大提高。结果，城乡收入差距在90年代又开始拉大，收入不平等造成的社会问题日益显现出来，成为今后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潜在隐患。

显然，“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而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向外转移。依赖于土地的人少了，土地的使用和农业的经营才能更有规模效益，农业才能真正实现现代化。因此，广大农民的非农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唯一突破口。

应该说，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迄今为止中国经济改革与社会发展的最突出的特征，它不仅成为经济社会全方位变革的主要推动力量，而且也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之一。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表明，在1979~1999年的20年中，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外转移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高达14%，即在GDP年均近9.6个百分点的增长中，由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外转移而带来的增长有1.4个百分点。

因此，21世纪中国经济能否起飞，中国能否顺利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中国能否步入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三农”问题能否真正得以解决，或者说中国的“农民”问题能否顺利解决，中国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能否顺利转移出去。

### 二、中国农业当前剩余劳动力水平与就业结构偏差

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主要集中在农村，而农村剩余劳动力又基本表现为种植业劳动力的剩余。因此，考察农业剩余劳动力水平，主要需测算出种植业剩余劳动力水平。

从劳动力的供给，1999年农村劳动力的供给为4.69亿，从事农林牧渔业的农村劳动力为3.29亿，其中直接从事种植业的劳动者大约有2.86亿。从劳动力需求方面看，农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主要取决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是耕地面积，二是农业技术水平，后者决定了劳均所负担的耕地面积。1999年，中国年末耕地面积约19.5亿亩，从直接从事种植业的劳动力数量衡量，劳均耕地约6.8亩。但从当前中国农业技术水平看，劳均所能负担的耕地面积要大得多。国际比较研究结果发现，随着农业技术水平的提高以及农业就业人口的减少，劳均所负担的耕地面积呈扩大趋势。如日本的劳均耕地面积在1960年为7.8亩，1970年上升到12.3亩，1980年与1990年又分别上升至19.8亩与26.9亩。

从每亩农用机械总数方面看，中国当前的水平接近于日本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的水平，因此，我们可认为中国当前劳均所能负担的耕地面积与日本在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的水平相接近，在10~12亩左右。按此计算，当前中国种植业（狭义农业）所需劳动力约在1.58~1.93亿之间。因此，1999年中国农村劳动力剩余量在0.93~1.28亿左右。当然，如果将中国农村实际从事劳动的人口，包括60岁以上、18岁以下参加农业生产的人口计算在内，农村剩余劳动力大约有2亿多。

中国庞大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主要是由于历史就业政策造成的就业结构的偏差形成的。西蒙·库兹涅茨曾对59个国家和地区关于GNP与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动趋势所作统计分析表明，随着人均GNP的提高，劳动力在农业的就业比重下降，工业和服务业比重上升。而且从不同发展阶段看，人均GDP在70~200美元（1958年美元）之

间，服务业吸收的劳动力比工业多，服务业劳动力比重高于工业。因此，这一阶段的“非农化”更倾向于“服务业化”而非“工业化”；人均GDP在200~1500美元时，工业就业比重有了明显的上升；1500美元之后，工业对劳动力吸纳速度开始下降，其比重也相应回落，服务业劳动力比重则持续上升。而中国的就业结构变动趋势几乎恰好与库兹涅茨所揭示的就业状况相反。中国在人均GDP为70~200美元（1964年美元）的分布段里（1982~1993年间），“非农化”主要表现为“工业化”，服务业相对发展较慢。在人均GDP超过200美元（1994年）之后，服务业就业比重又超过了工业，而这一阶段在库兹涅茨的研究中恰是工业（制造业）开始进入高速发展的阶段，从而也是工业就业比重快速上升的阶段。

我们通过库兹涅茨的多国劳动力就业结构的一般模型，测算出中国三次产业就业结构在1999年的偏差值：农业就业比重比国际标准高出10.1个百分点，工业、服务业分别比国际标准低8.9与1.2个百分点。可以看出，在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工业就业比重的偏差要比服务业就业比重的偏差大。

### 三、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前景

中国三次产业就业结构与国际一般就业结构趋势的偏差表明，在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下，工业比服务业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吸纳更有潜力可挖。这一现象应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即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是向目前政府一再倡导的服务业转移呢，还是向工业转移，或者说21世纪中国经济的转型方向如何。

从我们对中国以美元评价的人均GDP水平的测算看，当前中国正处于由工业化初级阶段向工业化中级阶段转换时期，从发达国家工业化的经验看，这一时期应是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工业化加速发展时期。通过对不同产业增加值的增长情况比较发现，1990~1999年间，中国第二产业的年均增长率高达14%，其中工业为14.3%，而第三产业的年均增长率为9.1%，因此工业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火车头，而非90年代以来政府与经济学界一直倡导的服务业。有研究表明，通过对中、美、日、德的制造业规模和人均制成品占有数的国际比较，揭示出中国制造业的规模和产量是非常小的，因此今后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流仍是扩大制造业的生产规模，加快工业化的发展速度（殷醒民，1998）。考虑到占中国人口比重80%的广大农村，1999年每100户居民彩电、冰箱与洗衣机的拥有量仅为38、10与24台，因此，仅农村居民对工业消费品的需求潜力就相当大。据此我们认为，政府在宏观调控中应充分重视收入分配管理，千方百计提高农民收入，以拓展农村对工业消费品的需求市场，并在此基础上加快以多层次适用技术为核心的工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应是中国经济在21世纪相当长一段时期的发展方向，工业应在21世纪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保持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较大的吸纳能力。

但是，从短期看，目前中国正处于经济结构剧烈的转换时期，现有工业结构的大调整，使得一部分在业人员下岗，同时还有相当大一批在业职工在近几年面临下岗及再就业问题。因此农业剩余劳动力在近期内进入现有大中城市制造业求职的难度加大。为了缓解当前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压力，当务之急是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在农村就地进行与农产品有关的初加工与深加工，并开展仓储、运输等相关的服务活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创建与农产品加工有关的乡镇工业以及相关的服务业，而不是一味地发展与现有城市生产结构相似的、低技术水准的加工业。

与上述问题相关联的，就是以现有的集镇为依托，建立中小型城镇的问题。城市化与工业化是经济发展与结构转型相伴的两个发展过程，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而工业化必须要以城市化为依托。中国当前大批农业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国片面强调工业化而忽视城市化所造成的。因此，加速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将成为中国21世纪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一个主要战略目标。

从目前的情况看，许多中小型城镇已成为连接农村和大中型城市的纽带，从而作为农村发展非农产业的基本载体具有良好的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发展前景。中小城镇的建设能够促进第二、第三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的发展，而第三产业在经济不甚发达阶段有着比第二产业更强的容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当前我国大型城市规模都已相对较大，而中小型城市发展相对不足。有关资料表明，我国现有的1.9万个小型城镇中，平均每个城镇有人口4.54万人，就业人口平均为1.18万人，就业人口为城镇总人口的25.9%；而在我国200万以上的大城市中，就业人员占总人口数的比重为60.3%，100~200万人口的城市，就业比重为62.6%，50~100万人口的城市就业比重为66%，20~50万人口的城市就业比重为55.5%。可见人口规模在50~100万与100~200万的中小城镇就业前景良好，应当成为近期我国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加快城市化进程的主要目标来抓。

通讯地址：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332信箱（100084）

电话：62772541（O），62775353（H）

E-mail: panwq@em.tsinghua.edu.cn

（版权所有，转载、转摘请与本中心联系）

主办：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地址：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楼302

联系电话：(010) 62789695  
邮 编：100084

[返回](#)